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四

田七

僧錄司古開林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六世

大光海一則

九峯慶十則

鳳翔石柱一則

湯泉欣二則

雲蓋元一則

覆船存一則

張拙一則

洛浦安附二則

韶山普五則

天蓋幽一則

大原海湖附一則

岩頭蠶附三則

雪華存三十則

高亭簡一則

漳州大光山居晦禪師嗣石窟
因僧問紙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
不是祖又來作甚來師曰紙為汝不薦曰薦
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頌曰少林續

談事堪奇臘夜梅開雪後枝黃葉昔年曾有
話大唐國裏沒禪師丹霞淳覩面全提少室
令當機不薦過新雁清風樓上逢知己撥動
烟塵不柰何見庵瑞州九峯道愛禪師嗣石窟
因僧問祖祖相傳後傳何事師曰輝
迦哩迦葉富曰如何是輝迦哩師曰無物與
人曰如何是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畢
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
頌曰寂光影裏現全身貴異天然迦出倫
家富兒奴偏得力夜分燈火照西隣丹霞淳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
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

須彌 頌曰 自家冷暖自家知祖意西來
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是須彌頂上戴須彌
石溪月九峯因僧問西天坐夏以蠟人為驗
多有得道果者未審此間如何師曰頭戴牛
夜月腳踏黃金地曰此人還轉也無師曰爭
得不轉曰如何轉師曰今世已聞龍退骨

頌曰 午夜山房月色深十分明白墮功勳
撥開向上通天窮煙嶂重重不見人自得通
九峯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無心
合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覓泥猶自可波
中求水實堪悲 頌曰 牽驢飲江水鼻吹
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嘴連觜 方庵顯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正是曰學
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適來曲多少 頌曰
不壞身正是正是不壞身適來曲多少扭得
鼻頭辛石溪月九峯因石霜遷化衆請首座
住持師時為侍者白衆問首座曰先師道休
去歇去參啾啾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炉去
田七一念萬年去明什麼邊事會得即住持會不
得不可首座對曰明一色邊事師曰與麼則
不會先師意在座曰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
去得即會先師意若去不得即不會師遂焚
香香炷未斷座遂脫去師拊首座背曰坐脫
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豪見在 頌曰

張家養得數箇兒大者効爺治家業中有一
男藝最精氣宇如王威德別別踏翻滄海
芳不顧驍龍喝散白雲芳不羨明月海印佳
石霜_詮銅擇高才上座貪程去不回只愛寒
灰無焰起豈知枯木放花開虔侍者實堪哀
先師大意雖明得未免長拖破草鞋_{佛慧泉}

枯木眼中塵雖然未會先師意爭柰曉行一
者親_{方霞淳}枯木堂中第一人坐觀成敗枉
精神可憐明一色邊事直至而今沒眼筋
_實雖然一箭定天山百戰場中出手難
莫道古祠香火斷神前自有酒_巖盤上方益
座元脫去有生機侍者因何不肯伊若謂石
霜明一色似將掃帚盡蛾眉_{地威是}香煙淡
淡風飄處首座凝凝坐脫時不是久參虔侍
者石霜巴鼻有誰知_{張無益}本分漁人一釣
舟千波萬浪裏遨遊兒孫不憤風濤惡走入
蘆花不轉頭_{慈受深}脫去還如臂屈伸先師
皆趣得來親覲他一粒多年無失却家中萬

解珍義重天倫處侍者平生肝膽若為論芳草渡頭輕舉步等閒身在杏花村

佛鑒珣

石霜一宗親傳九峯香消脫去正脉難通月巢鵠作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着飛龍天童覺涅槃城裏未為覩帶角披毛始是真相逢盡道休官去

林下何曾見一人大洪遠一片虛凝絕謂情白雲消散彩霞橫行人莫恠貪程速坐守寒巖異草青舍岩用石人不怕獅子吼須彌頂上反筋斗滄溟竭盡正三更生鐵崑崙雲外走王貴宋死中得活人無數活中得死古來稀只知枯木四春早蹉過寒灰再談時虔侍

者也是癡雖然會得先師意未免全身陷虎

機因悟勤

萬丈寒潭徹底清霜天午夜欲生

正堂

冰釣魚要擲金鱗餌撥轉蘆蓬向月明正堂
辨九峯因僧問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極濟也無師曰汝道巨岳還曾乏寸土麼曰四

濱奈尋當為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

還有不狂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頌曰寒谷生洪律全超極清功圓林變花柳何必待春風方丈顯巨岳何曾乏寸土演若迷頭狂未回參寺喜有得力句突曉途中眼未開且居門外石溪月九峯因僧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

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適來為什麼道乾坤在裏許師曰若不恁麼觸體前見鬼無數三燈會元稱吳頌曰識問不亂答識菴不亂問問若有來由直下明知見果然明得破不被觸體換奉勸參學人子細參詳看大圓智一拳拳倒黃鶴樓四

趙趙反麌幾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虛堂九峯因僧問古人道因其立妄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心師曰不雜食是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石霜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為甚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禮拜着頌曰精金須百鍊百鍊色不回學道貴無心無心道即恢更深秋夜月古廟香爐灰法身無一物山岳空崔嵬南堂與鳳翔府石柱禪師石霜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

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
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總是無
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
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
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
是石女兒擔枷帶鎖山曰閻黎分上作麼生
四七
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祇如海上明
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頌曰海底泥牛耕白月雲中木馬驟清風湖
僧懶捧西乾鉢半夜乘舟過海東丹霞淳
台州湧泉景欣憇師翻石霜因僧問如何是
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油自

請師挑哲師曰擂鼓轉船頭棹穿波底月
頌曰依依半月沉寒水取取三星落碧巒昔
日雲巖曾漏泄金輪王子寶花冠丹霞淳

湧泉欣因唐武宗廢教在院看牛時有彊德
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乃云蹄角
甚分明爭柰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

相次憩於樹下煎茶師回下牛近前問訊與
坐契茶師乃問二禪客近離甚處云那邊師
曰那邊事作麼生禪客提起茶盞師曰此猶
是這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
騎牛者不識好丹霞淳頌曰芳草漫漫宜戀秋牧
童白牯恣優游異中有路人難見却謂騎牛

不識牛丹霞淳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嗣石
霜因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
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
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大
殺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
人識得渠師聞知乃禮拜乞為舉霜不肯師
力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
霜曰得在師前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
言下頓省頌曰古殿巖開月鎖松霜凝雪
露韻無窮星前人卧千峯室佛祖無因識得
儒枝子青無人接得渠遺逼馬相如果來橋
上也記得柱頭書無人識得渠恭局醉樵夫

回頭斧柯爛大海亦成枯二童覺接得與識
得誰復較錙銖若問堂中事堂中事轉疎只
如雲蓋悟去又作麼蘇嚕蘇嚕景華印福州
覆船山洪荐禪師嗣石霜因僧問抱璞投師
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
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
頭不出口頌曰舌頭不出口三三成九九
算到香臺邊彼此落人後月坐易張拙秀才
見石霜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何姓曰
姓張名拙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公
忽有省呈偈曰光明寂照偏河沙凡聖含雷
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

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
緣無里礙涅槃生死等空華頌曰老倒石
霜無忌諱當頭一句曾提起只因當日老婆
心千古寥寥掛唇齒佛祖懸臚傳不羨撞嘉
聲錯認山河作眼睛巧拙一時俱裂破斷除
煩惱病重增笑翁堪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
懸崖幾萬重珍重大唐張拙老鐵鎗無孔舞
春風寶葉源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嗣法大山
父為臨濟侍者一日辭去濟陞堂曰臨濟門
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
向誰家鑿甃裏淹殺師游歷罷直往夾山卓
菴經年不訪夾山山修書令僧馳徃師接得

便坐却毋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
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
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
至見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
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
接山曰目前無閻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
曰七

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
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閻黎爭教無舌人
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眼聰興化代云但
知作佛莫愁衆生頌曰無伴石人夜入山
雪龍紅頂綠衣寒喝開劫肇三峯頂捧出金
欄對日看投子青喝下承當草已深却來蘭

津訪知音溪山雲月何嘗異今古誰人鑑此
心成枯木執侍巾瓶二十年搖頭擺尾出林
泉悠悠直往南方去鑿甃淹來得忍眠雲居
枯搖頭擺尾赤指鱗徹底無依解轉身截斷
舌頭饒有術拽回鼻孔妙通神夜明簷外芳
風月如畫枯木巖前芳花木長春無舌人無

舌人正令全提一句新獨步寥中明了了任
從天下樂欣欣天童覺洛浦因僧問供養百
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
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
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頌曰拾得疎
懶非覺晚寒山懊惱不知歸聲前一句圓音

美物外三山片月輝丹霞淳是佛由來尚法
功明心方興道相同花開花落緣何事盡虛
無私造化中成枯木百千諸佛眉彎曲無證
無修眼搭癡路着未消連底凍一時認作碧
琉璃佛智格故山岌岌鎖寒烟未肯將心輕
授傳玉女夜尋無字印石人遙指月明前

得 洛浦因僧問學人擬歸鄉特如何師
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
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乃
有偈曰決志歸鄉去乘船渡五湖舉篙星
月隱停掉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
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頌曰太平鄉國

路空賒歸興悠悠思莫涯撒手到家何所有
塊壙寶殿鎖空華^{升霞淳}洛浦因僧問如何
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
王本來輝頌曰畢鉢巖前曉帶春香風時
結磬峯層須知玉像瓶中塔別有輝天照地
燈投子青洛浦因僧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

日七

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
惟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惟
頌曰巖前雖有雲千噴戶內殊無半夜燈^持
目危巒今古宿暮天斜照碧層層^{升霞淳}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嵐
覆處出就藏鋒白月輝時碧潭無影頌曰

群挖未發梅先拆萬木凋零栢轉奇雲淡不
彰飾月影烟輕那露引風枝^{丹皮淳}洛浦因
龐居士禮拜起曰仲夏毒熱孟冬薄寒師曰
莫錯曰龐公年老師曰何不寒時道寒熱時
道熱曰患難作麼師曰放你三十棒曰啞却
我口塞却你眼頌曰直下啞却我口分明
塞却你眼由來洛浦龐公未出睦州擔板觀
面全提照古今冬寒夏熱憑誰揀^{付靈源清}
洛浦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
並輪輝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則顯晦殊途事
非一槩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歧路
頌曰月節松影高低掛日照池心上下天井

赫炎空非卓午圓圓秋夜不知圓

丹霞淳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雲覆孤
峰峯不白雨滋石筍筍初生頌曰海底龍
吟雲雨潤林中虎嘯谷風清莫言滿路生荆
棘况是貧家少送迎丹霞淳洛浦因蛤溪道
者相訪師問自從蛤溪相別今得幾年曰和

尚猶記得昔時事師曰見說道者總忘却年
月也曰和尚住持事繁且容子細看師曰打
即打會禪漢曰某甲消得師曰道者住山事
繁頌曰這般消息不尋常蟾桂枝枝有盡
香昨夜姮娥呈巧妙眼睛直上綉鴛鴦丹霞
淳洛浦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攀

中舊寶不揀披沙曰恁麼則展手不逢也師
曰莫將鷄喫擬作鶯啼頌曰淘金豈假披
沙得石觸波瀾猶費力露柱三更忽放光此
時未審何人識丹霞淳洛浦示疾十二月一
日告眾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
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

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
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旁從上
空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
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
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
喚從問曰閻黎今日祇對甚有道理汝合體

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
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
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
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
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
粘着伊 頌曰餌雲鉤月釣清津年老心孤
未得解一曲離騷歸去後汨羅江上獨醒人
天立堯紙衣下事不假胞胎懸崖撒手極株
嬰孩涅槃會上道場開單傳直指狀元來
南堂集 洛京韶山稟普禪師研夾山因僧問
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烟
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退後看 頌曰

最好韶山境烟籠翠色輕欲描描未就猿鳥
一聲聲石溪月韶山因導布衲訪師在山下
相見導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
喝那青青點點處去導近前把住曰久嚮韶
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閻黎有甚麼事導
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
作爭解彎弓射蔚遲四七日鳳凰直入烟霄去誰
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
家風似老僧曰一句迎超十聖外松蘿不與
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
月四過在其處師曰偶爾之辭時人知有曰
恁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座師曰曾說

門下徒施巧曰學人則恁麼未審師意如何
師曰玉女夜拋綉織錦於西舍曰真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
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邊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師召近前曰聞黎有衝天之氣老僧

有入地之謀聞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閣黎按劍上來老僧披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曰為甚不鑒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邊無語師便打頌曰趨時適變隨物窮通鴻鵠之志誰辨雌雄韓侯未遇布衲家風三秦席卷

非無計忠義何勞憶嗣通方庵題韶山因僧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自得其味頌曰一片孤雲不露醜白雲兒倚青山父鶴巢露滴夢初回新月半釣升萬戶自得其味獨向滄溟截衆流等閒舞掉擲金鈞白雲不露烟波闊橫笛一聲天地秋木庵永韶山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絕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搖頌曰妙峯孤頂偏肥牀天產靈苗不觸地翠葉無風常自搖清香那逐春光媚自得其味韶山因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自得其味頌曰叉手

須知已隔津更重進步轉漂淪頌詞若作黃
金貨祇可瞞他無眼人丹霞淳鳳翔府天蓋
山幽禪師嗣夾山有一院名無垢淨光造浴室
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爲甚麼却造浴室
僧無語後請師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是驛
團圓 頌曰雖然苔盡深深意爭柰投機勻
未親欲會本來無垢的更須入水見長人

丹霞淳太原海湖禪師嗣夾山因有人請灌
頂三藏供養敷座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
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
前來涉近前師曰祇如橋陳如是甚麼年行
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屎床鬼 頌曰多是從

人學得來一生空把口胡開欲窮此岸虛明
地七佛前前總不該丹霞淳鄂州巖頭全蓋
禪師嗣德山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
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
不是巖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
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摟一手搦 頌曰

巖頭老漢凡聖孰辨半僧半俗可貴可賤三
文取箇黑撲皮江邊相喚搦鰐覘法雲秀
平川走兎放蒼鷹一搦便啗雙眼睛毒手奪
來人買去奈何斤兩未分明保寧勇一喝驚
天動地雷海翻太華洞然開巖頭膽喪竟飛
也謾道當時手搦擣疎山如好手呈機不露

峰懷持雙劔定雌雄忽雷迸出驚天地華岳
三峯倒卓空湛堂深大鵬搏風蒼龍出海手
握手捐日上月下霜雪嚴凝識歲寒雙陸盆
遙須喝采最卷印前箭猶輕後箭深無限平
人被陸沉箇裏豁開天地眼吹毛拈起任橫
行木菴永巖頭初參德山展坐具禮拜次山
田
十三
以拄杖挑却坐具於階下師下階拾起搭向
背上便去參堂山曰不肯子放只肯子收
頌曰動絃別曲葉落知秋不肯子放只肯子
收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逐卷演
巖頭示衆曰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
近聞者必皆喪身失命時有小巖上座出問

云如何是塗毒鼓師兩手按膝亞身云韓信
臨朝底高頌曰佛法無情報爾曹忽生忽殺
在吹毛若教韓信得妙訣自是深明防漢高
高巖頭因僧問古帆不掛時如何師曰
後園驢喫草高頌曰槌打不碎火燒不着天
上人間何處安泊阿呵呵是什麼莫咬破須

爛嚼海印信古帆不掛是巖頭月冷風高下
直鉤誰見後園驢喫草脫籠卸駄飽鉤鉤
大洪遂後園驢喫草一老一不老驕地撞出
來高聞湊得恰好徑山果後園驢喫草莫隨言
語討跳上幕牋騎來徃長安道鼓山珪風信
不來春色老却憶後園驢喫草滿天明月贈

行人野客溪邊歸路早
方安後園驅喫草
可憐無限虛生老半夜盲人問故鄉不知身
在長安道靈寶宗後園驅喫草蘆花輕雪飛
霜前雙白鴈孤影落天池塗毒菜古帆未掛
時後園驅喫草日短若夜長行人須及早
靈巖理巖頭因僧問古帆掛後如何師曰小

曰七

魚吞大魚 頌曰古帆掛後更何疑學問依
前又是迷大小二魚俱一海爭奈鉤頭解不
齊分揚昭小魚吞大魚直路太榮糢古帆休
更問處處得逢渠徑山果小魚吞大魚門上
釘桃符邪魔俱不入佛法也消除戴山珪
的的古帆已掛後小魚吞却大頭魚雖然李

廣運神箭自古張顛解草書坐一不動蒲
帆問一言大魚却被小魚吞直從意外超唇
吻始信巖頭無腦門天目撞巖頭因僧問座
中如何辨主師曰銅砂罐裏盛油頌曰座中
辨主最難明千人萬人少一惺銅砂罐油今
古淨與君拔却眼中釘汾陽昭塵中辨主眼

分明特地尋方更點睛堪笑者婆雖瞋眩至
今南北絕人行佛印元礎潤天將兩雲開月
正明漁翁閑引釣牽動一潭星海印信銅砂
鐸裏淌盛油正是毗盧印後收更有塵中辨
得主太平將將盡封侯雲漢基銅砂罐裏油
清淨照見塵中舊主人寄語禪人猛參取莫

教孤負此生身草堂清終日屋中走屋中渾
大有堪笑五湖人衲衣貧抖擣大禹智銅砂
鑼裏滿盛油生菜還他蘿蔔頭但看來年正
月半家家門首掛燈穗佛龕懸頂起砂鑼時
身心都不見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塗毒
策村飲夜歸來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蓑苦莫
瞋驚著汝息菴觀銅砂鑼裏滿盛油潦倒巖
頭不識羞却向樵螟眼睫上樓頭浪宕逞風
流空史印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
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關公也大難無境
微塵中辨主問巖頭心識如何會得休鼻孔
眼睛都要見銅砂鑼裏滿盛油橫川洪巖頭

問欽山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耶頌曰
隨機有問隨機答不是禪芳不是玄後代無
端翻譯出却將梵語作唐言退耕寧巖頭凡
有所問只噓一聲頌曰龍卧碧潭靜雲收皓
月圓七星光燦爛誰薦未生前大洪遂巖頭
因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拶四七頌曰巖頭

一拶虛空迸裂父子不傳神仙妙訣破卷先
巖頭示衆云大凡唱教須從無欲中流出三
句只是理論咬去咬住欲去不去欲住不住
或時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頌曰三文買
箇撈波子撻蜆鰐經幾年逆順短長休要
說誰家屋裏窓無烟虛堂愚巖頭值沙汰於

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
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遙去師乃
舞掉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
撓舞掉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
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
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頌曰買賣交關直

江中混波客復誰還是不羈人咄哉箇老婆
親兒不柰何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格袖
秀舞掉呈撓意自殊相逢江上話程途親兒
擲了獨歸去春水溶溶碧滿湖智海告秋平
舞掉呈撓古渡頭婆婆相見問來由何人拋
得親生子拋向江心更不收上方益鄂陽江
四七
口擲釣絲撒網撒網不計時幕被老婆相借
問叢林千古振雄規如今過在邪師客擺手
相逢論棄兒意在目前如會得莫信傍人說
是非佛燈借路經過常式事誰知祖禪累
湖三祖宗親兒弃了更無親撒手歸家罷問
兒孫婆婆耐恨江頭棄留得佳殼四海聞
津呈撓舞掉波中客休向江頭覓渡人真如
老來無累亦無日獨寢高堂只此身除却

有一身無繫累困眠醒坐任隨緣
陽江上垂釣線時節相逢錦鱗現拈來信手
任縱橫逐浪隨波無顧戀大端省一子親生
步步隨呈橈舉棹指人歸老婆遭打樓先露
海岳掀翻動四維簡堂一葉扁舟泛渺茫
玉撓舞掉別宮商山雲海月俱拋棄贏得莊
周蝶夢長尼無著想相逢把手上高峰四面
寥寥天宇空一曲漁歌人不會蘆花飛起渡
頭風無忘全舞掉呈撓逢賊脚扣舷三下親
擒捉只這一枚都廳却棹歌歸去風濤落朴
翁此從來六箇不知音一箇全拋惡浪深義
斯情忘無處覓三千刹海冷沉沉天目禮鄂

渚渡頭窮鬼子全機錯在扣舷時何如別下
一轉語救取婆第七兒南皮茂舞棹呈撓
鄂渚遙驗人何苦結生冤自從賺了婆拋子
誰敢拚身上渡船梓巖玉巖頭在鄂渚湖三
丈買箇黑撓波每日撓鯰撲蜆且恁麼過時
借舉似雪峯峰云窮鬼子道他快活也不徹
頌曰且於湖伴撓鯰蜆不向滄溟釣巨鼈一
葉扁舟一簷笠閑眠閑坐任風濤印信野
水舟橫芳草渡人來舞掉或呈撓撻鯰撲蜆
隨時遇却向何時得六鼈水卷一巖頭固沙
汰在甘贊家過夏補衣次贊行過師以針作
剖勢發遂愁衣欲謝妻問云作什麼贊云說

不得喪云也要大家知贊舉前話妻云此去
三十年後須知一回飲水一回噎女子聞云
誰知盡大地人性命被斬上座劄將去也
頌曰針頭劄去幾人知婦兒女子莫猜疑聖
凡命脉果何在以解子向此須明上上機
長靈奉無孔笛子兩頭吹韻出青霄徹九維
六

可憐一對冤家種人人鼻孔大頭無佛鑒勗
不點自行不撥自轉伎倆天然機輪如箭如
今分付當行家百歲光陰已不多若能直下
猛提取天上人間爭奈何已卷深夜半三更
來討火我罵你芳你罵我相喚相呼歸來歸
也有無衣草裏坐五堂恩

福州雪峰義存

禪師研德山初參德山問從上宗乘學人還
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師曰不會至
頌曰此疾懷來沒量時尋醫求卜過多師濃
煎一服通神散血汗淳流徹四肢保寧勇是
法平等無高下伊余有分必相亞雖無一法
輕與人捧下龍蛇從變化要舉四雪峰與
巖頭欽山至澧州鼈山鎭阻雪頭每日打睡
師一向坐禪一日喚頭曰師兄師兄且起來
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丈達箇漢
行脚到處被他累今日到此又只打睡頭喝
曰喚朕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

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點智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割却四七師曰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

處頭曰此去三十季切忌舉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求枉用功到得鷲山開眼觀方知屋裏用無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

十七

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龜山成道頌曰說盡平生去住因到頭難遇赤心人忽然自肯成家業瓦礫拈來也是珍成枯木龜山成道足人傳

莫是從前話未圓賴有玄沙知始末徧身紅爛在漁船龍門遠丈夫凌勵志英雄向外馳求枉用功到得鷲山開眼觀方知屋裏用無窮佛性珣孤村陋店雪絲絲平地無風起浪痕醜拙只因歲不得胷襟流出蓋乾坤鐵山仁三四九度太顛預到底須尋舊路還待得

鼇山消積雪至今平地起波瀾因有眠床鋪
有飯連聲何事吽師兄明朝雪霽鼇山路依
舊一程還一程象外超雪峯住菴時有兩僧
來師以手拓菴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
是甚麼師低頭歸菴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
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
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鼇山成道後迄
至于今飽不飢同參某書上僧到巖頭頭問
甚處來曰雪峯某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
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
他無語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
道未後向若向伊道天下人柰雪老何僧

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
易頭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
要識未後句祇這是頌曰未後句為君說明
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不同條死
還殊絕還殊絕黃頭碧眼須甄別南北東西
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雪寶顯未後句芳
無間處萬仞鍊山橫在路當日巖頭不柰何
至今雪老難伸吐倒持虎鋒方識虎未鮮行
人休離母透過牢閻舉似君把定咽喉淚如
雨佛印元雪老却入菴中後路上無人見得
伊炳有故人千里在同條生死不同時白雲
雪老別鼇山卓菴門中坐一日見僧來探

頭道什麼未後句少人和却得巖頭重注破
同條生同條死未後句莫錯舉照覺格切蹉
蹉磨變態詭訛葛陂化龍之杖陶家居蟄之
接同條生若有教同條死弓無多未後句秋
這是風舟載月浮秋水天童覺雪老大開方
便路低頭却入菴中去者僧有眼恰如盲却

被巖頭行一步者僧好休不肯休依然依路
去悠悠元來不會雪峯意却被巖頭攬墮頭
天童覺龍吟枯木菴中出天上人間無等匹
虎嘯巖頭石上來晴空怒逆一聲雷堪笑春
池猶拾礫空山空到又空回佛心才露面出
來猶不識低頭歸去更難知那堪未後一句

子直到于今四海疑你雙明復雙暗獨立
絕殊方乘機覲面捉其鋒安可當同條生兩
鏡相照無能名不同條死鐵樹花開亘今古
未後句始到牢閣拈却門前大案山因悟勤
未後句爲君說踏着秤鉗硬似鐵寒則普天
寒熱則普天熱若是達磨兒孫各各自知時

四七

十九

節知時節爲君說九尾烏龜莫當鼈山石蠶
齊祖雪峰費盡平生力懵懂禪和意轉疑可
憐未後一句子巖頭土上更加泥龍門遠同
條生弓不同死第既耳聳兄目聳家門蕩盡
徹骨窮却把黃金如糞土未後句休莽鹵甜
者甜弓苦者苦北海心雪峯一日陞座聚集

定師輶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頌曰雪
峯輶穢孰辨機一千五百幾人知貶起眉毛
千萬里湏是吾門師子兒北塔天弓寬地
弓潤雪峯輶毬幾物怛一輶直上湏彌山無
量人天眼開豁眼開豁脫却多年臭皮羈步
行走馬到新羅報道花湏連夜發天寒雪老
平生好輶穢輶來輶去輶無休一千五百人
同戲誰解輪機賽一籌佛日收來輶去事方
圓獨許漁郎上釣船明月蘆花同一色落霞
如來能事畢可憐天下偏采尋只道黃連不
是蜜石若明輶向人前事未休再安舊處有

來由一聲斷鴈鳴雲漢兩岸蕭蕭蘆荻秋戴
無為一作雪峯因玄沙來三箇一時輶出沙
便作悵倒勢師曰尋常用幾箇曰三即一一
卽三頌曰團團輶出沒來由不立名模見便
休三一一三重注脚螺江依舊向東流圓覺
演山寺裏頭無可作輶出木毬兩三箇不
獨玄沙遭一攬雪峯老人亦話墮懷卷招雪
峯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
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
雲門以拄杖擯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
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
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頌曰象

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殺兄倫
无奈何喪身失命知多少韶陽知重撥草
北東西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對雪
舉大張口大張口同閃電刷起眉毛還不見如
今藏在乳峯前來者一看方便師高聲喝
云看脚下多寶山臨濟喝方德山捧子胡狗

四七

三一

考誰敢向未若南山鼈鼻蛇一千五百衲子
喪韶陽本色弄蛇手自古及今曾未有忽然
放出若星流象骨禪翁遺一口正覺通象骨
鼈蛇當大路殺師可惜便亡身雲門弄得雖然
活爭似南山不用親白雲姑打鼓弄琵琶
相逢一會家雲門能合調長變解隨邪古曲

非音律南山鼈鼻蛇何人知妙訣的子是玄
沙真淨文玄沙太剛長慶少勇南山鼈鼻死
無用風雲際會頭角生果見韶陽下手弄下
手弄激電光中看變動在我也能遣能呼於
彼也有擒有縱底事而今付阿誰冷口傷人
不知痛天童竟棄骨老人示徒擬議遣他一

口韶陽突出驚人未免傷蜂犯手尼姑著拂

雪峯示衆曰飯籠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
玄沙云飯籠裏坐餓死人水裏沒頭沒渴死
漢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頌曰通身
是飯通身水饒舌沙彌下口難悟得領除饑
渴念迷時往往更求餐本覺一雪峯示衆四

大地標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
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麼道
還有出頭不得慶麼門曰有曰作麼生門曰
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籍不少頌曰
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絕塵埃打鼓看
來君不見百花春至為誰開寶顛眉毛鱗一

四七

西山急曉逐扶桑半夜飛石門房天不能蓋
地不能載造破面門漆桶不會鍊船同駕入
滄溟持得驟珠如斗大佛心才雪峯一日登
座召衆曰看看東邊底又曰看看西邊底汝
若要會拈拄杖擲下曰向這裏會取頌曰
東邊覷了復西觀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
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治父川雪峯與
說從他打鼓看無休白雲端疾僗過風奔流
度刃唱拍相隨拳踢相應轟然轟起震天雷
百草頭顛春色回圓悟勤打鼓普請看直得
眉毛寒捨得寒山舞笑倒老豐干楚安方般
動乾坤步轉移南觀北斗有誰知金烏暮向

泥漏逗不少雖然落七落八爭奈有道理好
佛燈四指出長生地不迷造成無縫塔巍巍
大家從此無餘事渴飲飢餐且度時野卷五
雪峯示衆曰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
玄沙云近日官令稍嚴師曰作麼生沙云不
許人攜行奪市師不覺吐舌雲門云火燄六
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頌曰火
燄騰輝說最親無邊諸佛近前聞誰知更有
傍觀者鼻孔擦天不喜君白雲端一堆猛燄
亘天紅三世如來在此中轉大法輪今已了
眉毛眨上起清風保寧勇紅燄光中也大奇
明演說白毫輝可憐雪老并詔石燒卻眉

毛總不知普融平 阿誰踏着雪峯蹤三世諸
佛火燄中賴有雲門相暖熱火星吹得消堂
紅慈叟不將謂猴白更有猴黑互換投機神
出鬼沒烈燄亘天佛說法亘天烈燄法說佛
風前剪斷葛藤窠 言勘破維摩詰圓悟勤
三世諸佛轉法輪一大藏教說不盡象骨當

機正令行玄沙見機行正令或說或聽聞不
聞電捲星飛誰與論撥轉那邊關捩子眉毛
留得兩莖存暗生遠有是父劣有是子同條
生也同條死三世如來烈燄堆互換說法元
如此莫貶言休倒語截斷葛藤須蕊石參
五雪峯普請往寺莊路逢獮猴師曰這畜生

一人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稻禾僧曰曠刦無
名爲什麼朝爲古鏡師曰瑕生也曰有什麼
死急話端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頌曰人
人有面古鏡何法門而不鑒參玄上士迷頭
絳線老婆頓證興教寺堪笑山翁不識羞爲
他頭上更安頭巔前跳躑無尋處一片殘霞
晚未收保寧身大地爲爐冶何年鼓鑄功圓
同諸佛面高鑑十方空祖印明鑒覺未萌全
體現纔分鑑照便成瑕要知瑩徹圓明處長
短青黃忽不差白楊頤雪峯在洞山作飯頭
淘米次山間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
一時去山曰大衆突箇甚麼師遂覆却米盆

頌曰滿鉢盛來一物無豈同香積變珍蘇日
月並輪長不照木人舞袖向紅爐投子青赤
龍作雨非意測猛虎伏物不露迹洞山雲老
共相酬寥寥千古無人識伊卷推雪峯因僧
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連
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頌曰連磨
迷時在少林今人不曉爲傳心堪羨迷人逢
連磨三冬過後又新春天木牒裂破古今沒
窠已當撲大闡血盆口脚尖趯出佛如麻李
四張三無路走武卷推雪峯因僧問寐寐無
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
子下揚州頌曰寐寐無休病正深雪老當

年痛處針一喚喚回春夢破千山渾作木龍
吟自得雪峯示衆云此事不從吾吻得不
從黃卷上得不從諸方老宿得合從甚麼處
得也須子細頌曰一滴真珠紅潑酷烈勤
相勸兩三回到頭欲盡東君意吞卻臨行上
馬盃院山發雪峯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

死令渠話不知益昌點點雲攢覆雪峯青
青趙老一雙瞳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
蓋代功寶峯照縱奪還他老作家奔流度刀
數如麻深深澗裏無人到飲者重添眼裏沙
佛心才鮑老當年笑郭郎人前舞袖太郎當
及乎鮑老出來舞依舊郎當膝郭郎妻津文
趙州象骨巖舉世無倫擬共撫沒絃琴千載
清人耳古澗寒泉瞪目疑然不從口入飲者
忘筌重出語苦又死不答話同彼此相逢兩
會家打鼓弄琵琶箇中誰是的白鳥入蘆花
圓悟雪峯古澗泉深趙州石橋水苦若知
無水同源飲者不妨疑惑不從鼻孔入白浪

高三級從此不答話豈免酬高價金割園子
栗辣蓬解透橫行四天下佛性參雪峯曰世
界關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關一丈古鏡闊
一丈玄沙指火爐曰關多少師曰如古鏡闊
沙曰老和尚腳根未點地在
田七頌曰世界能將古鏡齊言中辨的卻成迷白雲起處青山
王四

秀天曉依前月落西泉田都十方世界一面
鏡鏡裏看形未足真摸着鼻頭渠是我那時
方見本來人
桶著指雪峯聞一僧在山下卓
菴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自水時有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
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將杓刀同侍者
去訪錢相見便舉前話問是菴主語否曰是
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跪師前
師即與剃頭
王四頌曰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
避猛火趁手作得眾生到老自能穩坐水深
杓柄長舀水洗頭剃雪峯刀上眼忽開琉璃
殿裏無閒閒月堂雪老垂慈肯訪他一毫
頭上辨龍蛇須知不涉言詮外脫體風流出
當家東山
添雪峯因聞師施銀交床僧問曰
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持何報菴師以手拓
地曰少打我
王四頌曰大王信重送交床傍問
禪徒太著忙下手低聲言少打劣中全勝阿
誰詳洞山馳因問如何報主恩舉畢全收坐

要津船頭若有風浪動滿目沉沙不見人汾
陽_{四七}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投之報之風流儒
雅如今大有受恩人不知誰是報恩者正覺
_迷不知將底報君恩風起江湖水皺痕一片
古帆乘興去與誰相逐過天門_{保寧勇}此旨
流行七十年多人言論少人甄托地便令輕
打我認着依前又更顛般若柔受施兩邊皆
是幻臨機何不惜眉鬚也知此外無長伎出
這黔州老瞎驥寶珠深雪峯因聞王封柑橘
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為甚
麼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四王復馳問玄沙
沙將一張紙蓋卻頌曰柑橘閩王親手封

将来直問擊宗風長人入水分明在更問玄
沙又不通汾陽為汝開天路寶坊金界碧霄
空汾陽略閩主兩般馳獻上雪峯一芋倒封
四人情上下俱周義免把完全更壁開保寧
柑橘将来不用疑鑄牛蚊子咬應癡閩王
猶未識師旨更請玄沙下一錐_{延壽慧}分明

柑橘勿說訛獻花借水辨龍蛇白紙一張都
蓋了免教天下動干戈_{冷父川}一般顏色兩
般名紙蓋難謾衆眼睛雪嶺當時便封轉閩
王猶未息疑情_{橫川}珙雪峯示衆曰盡大地
是箇鮮脫門把手機伊不冝入時有一僧出
曰和尚惟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_仁甚麼

師便打 頌曰大地是箇鮮脫門三世諸佛
一口吞將為雪峯有奇特却來說我好兒孫
頤菴樞雪峯因僧問緊要處乞師指示師曰
是甚麼僧於言下大悟 雲門云雪峯向你
道什麼 頌曰雪峯騎駿馬雲門跨驥兒一
踢一踏相奔馳長安有路非無路夜半行時
人不知圓悟勤無量劫未是箇甚麼親面全
提幾乎蹉過不蹉過土苴堆頭且高臥 雪
峯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卻前後門乃叫曰
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牕櫺中拋入師
便開門 頌曰巨岳塵飛燒火生兒兒落塵
裏如錐錐泥燒火救火閉門開門拋柴家醜

外頭見萬象森羅 一口吞月堂昌高燒榦榦
煖通身快活難禁一屋春不是謝郎來合火
誰知門外有寒人石林翠雪峯問僧甚麼處
來僧曰浙中來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
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什麼隔礙師打毬
出僧過十年後再來師又問甚處來曰湖南
田七 师曰湖南與這裏相去多少曰不隔師豎起
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即不到也師又
打毬出此僧住後凡見人便罵王六 师一日有同
行聞特去訪問兄到雪峯有何言句便如是
為他遠舉前話被同行喝叱與他說破這僧
當時慙泣嘗向中夜焚香遙禮 頌曰帶角

孽頭去復來雪庭兩見戰旗開軍前不悞將
軍令空有英雄出九垓九垓雖出有牢關未
透牢閑未足觀捧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
火裏看佛燈功見說閻山多蠱毒千方百計
避無由殤中既有催魂鬼一命還他方始休
座堂愚雪峯普請次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

便拋下僧撲取師一路路倒歸舉似長生曰
我適來踏得者僧甚快長生曰和尚須替者
僧下涅盤堂始得雪寶云長生大似東家
人死西家人助哀也好與一踏頌曰暗拋
香餌在江湄果是金鱗釣得歸不是絲綸收
得疾幾乎輪與鷺鷥兒上方益憇哉雪老法

中英肩上藤薪覲面呈目前不薦當頭着和
身一路倒裳傾會知捲重目柴束自然便重
不便輕何山奉報諸禪侶孩兒須是的親生
佛燈均雪老擔藤憩歇時一僧纔見便慈悲
近前擬取攔胷踏舉似長生更一推石門啓
雪峯踏者僧不殺長生扶者僧不起可憐一
四七

東爛枯藤狼藉至今愁滿地西嚴惠雪峯與
玄沙夾籬次沙曰夾籬處還有佛法也無師
曰有曰如何是夾籬處佛法師撼籬一下沙
曰某甲不與麼師曰子又作麼生曰穿取箇
頭過來頌曰父子相勢入故園箇頭時遇
短籬邊爛泥有刺無人見踏着方知腳底穿

鰐卷招雪峯因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
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
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頌曰透網之魚不識釣貪游浪水認浮頭高
灘坐釣垂慈者四掉收綸却上舟汾陽路透
網金鱗休云滯水搖蕩乾坤振鬚擺尾千尺
鯨奔洪浪飛一聲雷震清飈起清飈起天人間知
幾雪竇印張三賣物高擡價李叫還依市
價酬交易不成猶作鬧李公店鋪一時休海
空閭繞施羅霹靂一轟天地開真津文二放
去收來得自由不堪憂處亦堪憂可憐澤句

承言者爭是爭非空白頭透網金鱗掣電
機休云滯水興施沉雷霆一擊青霄裏傾湫
何處不滂瀨真如詩出網分明向道休風雲
會處有來由雷霆昨夜聲相應依舊為霖徧
九州固通徧摸浪擎雲勢可驚平空驟雨似
盆傾不因放却淮河開九曲潮頭卒未平上
力益洞裏無雲別有天桃花似錦柳如錦仙
家不會論冬夏石爛松枯是一年五祖演鯤
鯨已掃摩霄翼海客猶懸釣月釣不顧翻空
洪浪惡一帆風信出鼈頭佛心才全死中全
沾全活中全死一箇訝郎當一箇福達子往
山采金鱗透網欵吞舟一向衝波逆水流却

被漁翁間引釣隨波逐浪謾悠悠
致山 磉俊
鶴冲天寒雞晚眠脫略窠窟遲速不偏截斬
命根急處放當頭手脚緩時漾滴水冰生不
認渠坐籌幄江海量君不見透網金鱗活
計新住持事繁笑殺人月堂日百草頭出沒
三界外遨遊徒布漫天網虛下釣鼈釣搖鱗

田七
振鬚撼乾坤兀日昂頭洪浪噴棒雨點喝雲
奔宵將爭戰定功勳圓悟勸張猴白李猴黑
硬如綿軟如錫蕩路相逢兩會家臨濟未是
白拈藏新羅拄杖遂寧鉢衲子家風那
箇無一等看未如墨黑誰能重與較鑄錄盧
堂愚雪峯同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

海未渡為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
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
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
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閣
黎寧黎寧頌曰未渡生死海不應覆却船渠本
無生死起然離二邊長如果日麗中天許光

照到雪峯前圓悟勸生死海中猶未渡傳言
送語幾千程一棒打翻東海鯨迷人直下便
狂惺元無着拂雪峯上堂舉拂子曰遮箇為
中下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遮
箇為中下師打之雲門曰我不似雪峯打
葛藤葛藤拈拄杖云我這箇只為中下機人有

僧問忽遇上人來時如何門便打
頌曰迅雷不及掩耳下掃要在急水水深掃脚若長耳畔雷聲四起拈起拄杖為他中下上上人來放過不打秦人一入桃花源子孫千世為神仙月堂昌大機圓應大用直截雪峯雲門只得一概畢竟如何不說不說松源無雪

四七

廿九

峯曰聞王問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曰請師樣子師僧行兩手雲門云一舉四十九頌曰空王殿樣子雪峯展兩手添得老韶陽一舉四十九總是面南看北斗印菴覺雪峯送南歸長老出乃作女人拜際歛手應諾師以手

研額便歸頌曰送客隨家豐儉施盡情為錢免生疑却蒙惠重過相贈欵手遙知向暮歸扶子青襄州高亭簡禪師同惠山初陽江見德山逢合掌呼曰不審德山以手中扇子再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後於襄州開法嗣德山頌曰江上相逢問這

留師資針芥便相投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大洪逆德山棺木裏瞪眼高亭死水裏藏身瞞他多少英靈漢錯認山河作眼睛少室峰